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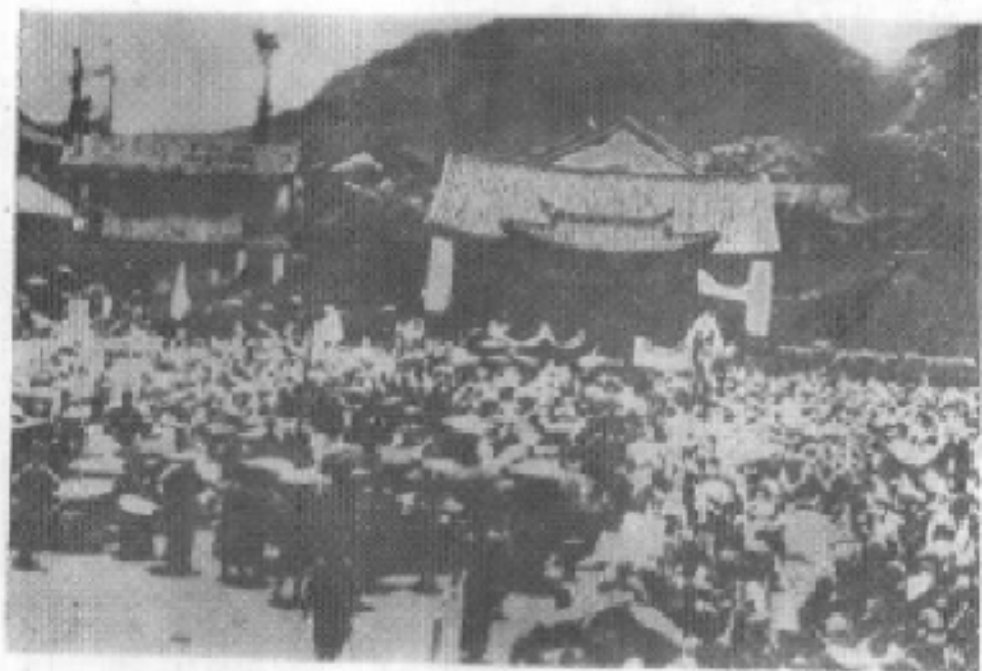
图一：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陈赓、宋任穷两将军率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进驻昆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图为陈赓将军向欢迎群众表示答谢。

图二：云南全面解放，促进了全省各族人民的团结，少数民族代表向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同志献民族服装致敬。





图三：云南游击队每到一地，都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活动。这是在滇中一个农村的广场为群众演出《满三娘劳军》。



图四：思普游击根据地的一次群众大会。

目 录

- 解放云南之战.....胡荣贵 王 非 苏 策(1)
- 滇南追歼战回忆.....张 谦(16)
- 尼得克勒山阻击战.....王永春(37)
- 滇桂黔边区罗盘区武装斗争回忆
.....刘 清 杨 江 王纲正 段一方(44)
- 云南武装斗争片断.....牛 琨(72)
- 滇南武装斗争回忆.....廖必均(105)
- 滇西北罗惠特区人民解放斗争纪实.....王立政(136)
- 回忆边纵九支队(附地下革命斗争中的工作通信
选刊).....黎 爽(156)
- 回忆在边纵电台的战斗生活
.....黄 涛 孙汝彤 戴鸿谟 马钟瑞(182)
.....陈绍铤 许文忠 胡克奋 董丕昌
-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昆湖电厂工人的反蒋斗争
.....谭盛枢 冯 椿(188)
- 回忆解放前昆明“两航”的革命斗争
.....郭思训 刘荣德 孙一鹏 董应明 张绍清(194)
- 国民党云南省参议会三种政治势力斗争情况的回忆
.....甘 霖 张天如(202)
- “七·一五”运动回忆.....杨知勇(222)

我参加滇军策反工作的回忆.....	刘 浩(238)
我在长春起义和卢汉起义中接触到的片断情况	张秉昌(259)
滇军一八四师在东北海城起义的回忆.....	马逸飞(265)
海城起义回忆.....	魏 瑛(274)
长春起义前后回忆.....	张维鹏(292)
滇军九十三军在锦州被歼的经过.....	李世荣(306)
回忆卢汉先生起义前命我组织情报组的经过.....	李世荣(328)

解放云南之战

——为纪念云南解放三十周年而作

胡荣贵 王非 苏策

一九四九年十月，正在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向广东进军的时候，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五星红旗的消息，全体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以快速的步伐，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一起，直扑广州。

解放广州后，立即接到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们乘胜前进，大迂回，大包围，歼灭逃至广州以西的敌余汉谋集团。于是相当疲劳的部队又振作精神，以每天一百五十里以上的行程，连续追击五天五夜，歼敌六万余人，结束了广东作战。

这时，敌白崇禧集团，在衡宝战役中受到第四野战军打击后退入广西，西逃受阻，企图经广东雷州半岛东逃海南岛。于是我兵团又沿着南海海岸从事了艰苦卓绝的强行军，每日得不到休息和睡眠，有时全天吃不上饭，几乎全体人员的鞋都走破了，脚都走坏了，许多指挥员的马都累死了……经过了一个月零五天的疾行苦战，终于在十二月十一日胜利完成了广西作战，歼敌十六万人。正当我兵团在广西作战时，传来了卢汉将军在昆明起义的消息。

(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三十日解放重庆；敌胡宗南集团也在成都地区被我军包围；本来计划在西南建立陆上基地的蒋介石，不得不于十二月七日宣布流亡“政府”迁往台湾。

云南境内形势，也朝着胜利方向急剧发展。我党在云南的城市和农村都有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抗日战争期间党领导的昆明市学生民主运动，曾震撼国民党的大后方。日寇投降后全国闻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蒋管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发展。农村的武装斗争发展更快，一九四七年打响后，许多地方即纷纷成立“讨蒋自救军”；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央军委就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纵队”称号。至云南全省解放前夕，“边纵”直辖的十二个支队人数达到三万一千余人，地方武装一万四千余人，民兵九万余人；开辟了滇东、滇西、滇中、滇东南、滇西北等多处根据地；游击战争的烈火几乎烧遍全省。我党统战工作不仅在社会开明人士中有基础，而且深入到滇军内部。

在上述的形势下，和我党已有联系的卢汉将军，就于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了，这一行动，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欢迎，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嘉勉。

但是，当时驻滇蒋军数量很大，有正规军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还有大量从四川、贵州等地退入云南的国民党的各种军事机关和残余部队，他们的战斗力和装备也较起义部队强。

“边纵”部队及人民武装，分散在全省农村，还不可能迅速集结，作有力的配合……这一形势卢汉是看到的，但他在“如果解放大军到（贵州）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起义，那就没有价值了”的思想支配下，略早的宣布了起义。

由于准备工作进行的秘密，宣布起义前得以藉开会之名，扣押了蒋介石特使张群，及蒋军第八军军长李弥和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等人。起义的发动是顺利的，但由于各路解放军都距云南尚远，特别是奉命入滇的我第四兵团，还远在千里之外的广西作战……所以，蒋介石有时间组织兵力，对起义后的昆明展开了反扑。

首先，蒋介石提升副军长曹天戈为第八军军长，副军长彭佐熙为第二十六军军长，各军发给十万银元，合组第八兵团，由陆军参谋长汤尧指挥进攻，公然许诺士兵攻入昆明后“放假”三天。并派飞机对昆明狂轰滥炸。

对于敌人的进攻，卢汉将军虽然事先有所准备，但敌军约六万人，起义部队只有四万，并多为才成立三至六个月的部队，并无炮兵等重武器。因此，在强大攻势面前，不得不收缩战线，以致巫家坝机场失守，火车北站及拓东路、状元楼一带也被敌军突入……形势非常紧张。

这时，一场轰轰烈烈的昆明保卫战展开了，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人、农民和学生们组织了“义勇自卫总队”，担负起了市区的警戒，广大群众纷纷到前线修筑工事，抢救伤员，巡回医疗，捐献物资，鼓励士兵。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群众更日以继夜，不眠不休，堆沙包，挖战壕，筑碉堡，动员枪支，清查匪特，保护国家财产。城外农民还冒险通过火线，报

告匪军情况，还有人将敌机空投下来的文件袋送进城来……

十九日，敌军对城防核心阵地，发动全面总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成百上千的敌人进行波浪式冲锋；至晚九时，敌军更组织敢死队，企图打开几个突破口，冲入城内，装备很差的起义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鼓舞和支援下，增强了斗志，坚定了信心，利用手电筒等设备，照亮射界，集中火力，打击敌人。二十日敌军攻势更加猛烈，第八军攻击重点为昙华寺、大树营地区，第二十六军攻击重点为五里多、吴井桥一带，企图突入塘子巷小火车站……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卢汉收到了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重庆来电。说已命令第五兵团星夜自贵阳用汽车运送部队，驰援昆明。第五兵团杨勇司令员也来电告知，已派一个师兼程入滇，其先头部队约二十三日可抵曲靖。

这个消息传到起义部队，大大振奋了士气，扭转了忧虑叫苦情绪，估计至多三天，即可解围，无不喜形于色，所以尽管敌军自晨至昏猛烈进攻，仍不能得逞。

第五兵团的一个师乘汽车于二十二日提前到达曲靖地区，消灭敌人一部后，又插向陆良，设伏于天生关地区。共歼敌何绍周第十九兵团残部、第八军第三师及陆军总部宪兵团等部三千余人，加之滇桂黔边纵部队在侧后及运输线予敌以打击、骚扰，敌第八兵团被迫放弃攻占昆明企图，仓惶南撤，第二十六军退集蒙自、个旧地区，第八兵团部及第八军退向开远、建水一带。

为了避免惊敌南逃，我第五兵团部队也于曲靖、沾益地区停止前进。

(二)

经过两广作战，我四兵团部队已异常疲劳。但为了完成中央军委给予的解放云南、巩固国防的既定任务，截击第八兵团、迅速歼敌于云南境内的指示，我第四兵团陈赓司令员命令一个军立即急行军入滇，直出蒙自县夺取飞机场，命驻扎在百色的第四野战军的两个师，沿着国境线进军占领云南河口、金平一线，断敌陆空逃路。同时指示“边纵”在云南之各支队积极对敌活动，破坏交通，迟滞疲惫敌军，配合主力作战。

自一九四九年南渡长江以来，我兵团基本没有得到正式休整，特别在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指引下，数千里跃进，人马的确十分疲劳。因此，部队到达南宁地区后，少数人产生了松气“止步”思想。于是兵团在百忙中于南宁召开了紧急党委扩大会议，首先由陈赓司令员总结了广西作战经验，下达进军任务；继由滇桂黔边纵政治委员林李明同志介绍云南情况；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同志也传达了中央指示。通过充分讨论，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树立了继续完成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信念。

兵团党委扩大会后，部队就又开始了一千五百里的长途进军，各军师在行军途中召开了多种形式的干部会议，用诉苦、追根以及文艺演出等多种方式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因此部队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这一切对取得滇南作战的全胜，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

(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从百色地区出发的第四野战军的两个师，沿国境线疾进一千多里，协同滇桂黔边纵部队一部，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占领了滇越国界上的重镇河口。当时敌军先头部队正在红河上架桥，准备把南逃的敌军送到国外去。十四日，该部猛扑红河上的蛮耗渡口，把刚架起的浮桥占领了，并于当天解放屏边县城，封锁了敌第八兵团南逃的陆路交通。

这一出乎意外的打击，使汤尧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加紧了蒙自飞机场的空运，企图从天上溜走。在运走了第二十六军直属队一部后，汤尧、彭佐熙等人即发现，靠这寥寥几架飞机空运，是绝对不能把全军运走的，为了使留下的部队保证忠于国民党，于是彭佐熙下了一道命令，说是“为体念全军各级官佐，要从速把眷属空运到安全的地方去。”不料所有军官反被这种“体念”吓得慌乱起来，有的请求不让自己的家眷去，有的推说妻子回娘家了，有的说女人是云南人不愿离家……等等，军心更加慌乱。于是彭匪又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要军官们

“深领上峰厚意”速速交出家眷，如有故意玩忽以图匿藏不到者，一定要以违抗命令罪名“予以严惩”。但仍难达到目的，第九十三师二七七团在两天中带家眷逃跑了五个连长。彭佐熙见状情急，再次下令说：“如有再事违抗者，就地枪杀。眷属不走者，同律。”并在开远杀了一个抗拒的排长，在蒙自枪毙了一个营长和两个连长，二七九团一连副连长则因企图逃跑

和自己的老婆一起同被处死。九十三师带家眷的下级军官，全被关在禁闭室，然后把他们的老婆孩子统统赶到蒙自飞机场，这时哭声震野，还有的“太太”投湖自尽……弄得匪军官兵惶惶不安。

(四)

一九五〇年元旦自南宁地区出发的第四兵团的两个师，以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英勇疾进。军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有光、副军长陈康及师、团各级领导同志，都是轻装出发，与战士一同徒步行军，山巅露营，河滩野宿，每日行军一百多里。

一月七日，部队进入云南境内的富宁、砚山地区，这一带是“边纵”的解放区。在边区党委和“边纵”的领导下，广大群众在数月前即积极准备了迎军工作。修桥铺路，筹粮筹草，设立了粮秣、柴草、茶水、食宿、卫生、运输等站招待部队。村边路旁到处扎起欢迎的彩门，各族人民载歌载舞迎接亲人。富宁县二十天筹粮八十万斤，麻栗坡一个月给部队打好了三万七千双草鞋……这大大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减少了部队行进中的困难。许多战士高兴的说：“这又回到了我们太行山、太岳山老根据地啦！”“又回到老家了！”特别重要的是，解放区群众保证了我军行动的秘密，使得我军能出敌不意的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

一月十三日，我军的一个师进至砚山县以东的阿勐街，得悉蒙自机场空运繁忙，尚未发现我军行动等情况，当夜只睡了四个小时，以极其顽强的精神，一昼夜强行军到达了蒙自城

东，绕过了警戒部队，直插敌心脏。一月十五日二十时，一一〇团占领了布衣透、黑龙潭两村，歼敌五七八团第三营，随即迅速向机场发起攻击。

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是解放军打来了，还以为游击队的骚扰，打了一阵之后才发现“不对头”。停在机场上的飞机立即慌乱起来，第一架才起飞，我军就冲进了机场，第二架被击中起火，第三架就完整的被缴获了。当安玉峰营长带了两个通信员走向自己八连时，无意中经过了敌人的炮兵阵地，敌人问口令，安营长说是“自己人”，直到接近时才大喊一声“我是解放军！”敌人被吓得回答说：“解放军更好，我们早就想找解放军”便带着四门战防炮投降了。接着，敌人一个炮兵营和一个步兵营也都缴了械。

激战一夜，十六日清晨四时，机场被我全部占领。六时左右，天将亮，一一〇团第三营乘胜解放了蒙自县城。

十五日夜，由徐其孝师长指挥的部队也赶到了蒙自地区，在鸣鹭街与敌警戒部队一个团接触，敌向开远方向溃退，他们追击到开远以南的大庄地区歼其一部。

(五)

从广西省百色到蒙自是十五个“马站”，每站九十里，敌估计我军至少需要二十天才能来到。开始还以为是游击队占领河口，待我第四兵团部队以九天九夜的强行军，突然从中路降临，敌人就完全陷入一片慌乱，其第二十六军残部仓惶向个旧市方向逃去，在开远的第八兵团部和第八军，也急忙向西落荒

而逃。

据此，陈赓司令员当机立断，即以第四兵团四个团的兵力，由中路向个旧、建水方向追击；南路以占领河口部队的主力继续沿红河西进；北路滇桂黔边纵部队经玉溪向石屏县地区兜击，决心歼敌于国境之内。他指示：各部队应不怕远离主力，敢于以少胜多，大胆向敌纵深楔入，或实施迂回包围，堵击逃敌，力求全歼，不给云南人民留后患。

于是，已经多日没有好好睡觉的全体干战，又不分白天黑夜的向西追击起来，每天行程一百三、一百五、一百六……最后人们不再计算里数了，反正一直往前冲。有的战士饥饿和疲劳得一停下就倒在路旁鼾然睡去，有的站着就睡着了，许多受过伤的干部、战士也坚持和大家一起追击敌人。上级和下级、后方和前方、兄弟部队之间，都在互相鼓励着，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向前进。

十七日拂晓，中路我军追上了逃敌，一一〇团于烟棚歼敌一部后，将敌主力压缩在个旧城内，当即组织攻城，经六小时激战，从三个方向突入城内，歼敌一九三师一千八百人，闻名世界的锡城遂告解放。

同日，一〇九团一营，乘小火车向个旧急进，在鸡街与敌一六一师四八一团遭遇，歼敌一部。

十八日，我中路追击的另一个师，发现敌二十六军二三七师企图向河帮渡口夺路南逃。于是一一三团五连三排强行军先敌到达了宜得，抢占了尼得克勒大山，堵住了敌人逃路。

敌人急红了眼，先以七〇九团二连向三排阵地猛冲，继而又组织了两个连在迫击炮和重机枪优势火力掩护下，再次猛

攻，三排阵地受到严重摧毁，处境极端困难，排长郭春生亲自带领十一班出击，冲出阵地几百公尺，将敌人再次打退。接着，敌人又调两个营来，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又向三排猛冲，敌众我寡，加上我有伤亡，敌人终于冲到了十班和十二班之间，占领了我军阵地，情况十分危急。这时郭春生又带领十一班由左方楔入敌群，努力冲杀又把敌人击退。过了不久，敌人集中全师重火器向三排阵地猛烈轰击，炮火纷飞，工事遭到严重摧毁，但战士们以“寸土不让，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坚守在烟尘弥漫的阵地上与敌激战。十班与右翼敌人展开了肉搏，十一班、十二班与正面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激战中，郭春生冲上前去勇猛的将敌机枪射手扭倒，夺过机枪横扫冲锋之敌，打得敌人象被割倒的草似的一片片倒下去……才将敌人打退。这一仗，三排被军党委命名为能攻能守、坚如钢铁“郭春生英雄排”，郭春生被授予青年战斗英雄称号。

解放了个旧的部队，未及休息，继续日夜兼程前进。一一〇团追至普雄西北山地，歼敌一九三师五七七团；一〇九团追至倘甸，俘敌五七八团一部，牲口千余匹。十九日拂晓，两部会合于建水县城。

同时，逃至石屏县西北地区之敌第八军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田仲达所部两千人，在我强大压力下，向滇桂黔边纵部队投降。

(六)

敌第八兵团遭我各路部队合力打击后，已溃不成军，但残

部还有二万余人，不顾一切的向元江县方向西窜，一路上到处可见他们遗弃的枪械、文件、骡马和伤员。

此时，我南路四野部队和“边纵”部队一部正逆红河而上，向元江县西南地区挺进，沿途在蛮板、蛮耗、卡房等地歼灭了敌二十六军残部；北路由“边纵”朱家璧副司令员率领的部队，也赶到了元江、青龙地区，歼敌五一〇团，生俘团长左舜。

二十二日拂晓，我中路部队一〇九团的一个营进至营盘山追上敌一七〇师后卫，如果立即开火，敌人势必逃跑更快，赶到前面堵截最好，又怕绕道耽搁时间。该营指挥员决定趁天未明，冒充敌军，带领部队穿插在敌之行军纵队间隙里，赶到敌人前面控制了营盘山制高点，阻住逃敌，歼敌一七〇师一部。

此时，敌教导师及第三师残部正沿路通铺向元江城逃窜，跑到大山脚，为滔滔的红河水所阻，不得不向紧追在后的我军缴械投降。

二十二日，敌军主力被我截成两段，被围在前面的一七〇师、教导师大部和三师的第九团，除了少部逃过了红河外，都躲在三家村和玉台山不敢动了。夜晚。我军发起总攻，火光闪闪，枪炮齐鸣，多路冲来，敌军四散奔逃，最后一个个满头草芥的从隐蔽处钻出来向我军投降。

被我军截断、落在后面的敌第八军军部及四十二师，为了逃脱被歼命运，从路通铺沿小路由江泯坡、二塘一带窜去，打算绕过元江铁索桥逃命，但已经晚了，已被我一〇九团二营追上。二十三日，六连向逃到红土坡南面高山之敌发动进攻，负隅顽抗的匪军以几十挺机枪和几十门战防炮、迫击炮不停的向

山下发射。冲在最前面的连长张海水牺牲了，一排副潘正纲跟着率领部队冲了上去，有的人连负两处伤，仍然不下火线，战士们高呼着“消灭残敌，解放云南！”的口号，终于冲上了山头。接着，敌人组织千余人的多次反扑，均被英雄的六连击退。

二十四日，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各班、排象尖刀一样插入敌纵深。一〇九团二营创造了一个班歼敌八百人的范例；没有重武器的边纵部队，也歼敌千人；一一〇团的两个连冒着敌人三面火网的封锁，冲进了一条荆棘丛生的深谷，活捉了第八军军长曹天戈。很快，一连的八名战士又活捉了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汤尧刚一被俘就哭了，颤声的说：“我是飞机送来的俘虏。”

当敌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从昆明撤退时，汤尧飞到台湾，在伪国防部参加战局的讨论，会上决定叫他飞到蒙自来，把二十六军空运到台湾；因为李弥是云南人，叫他和李弥率领第八军在滇西坚持，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为此，蒋介石下令提升他为陆军副总司令。一月十二日他和顾祝同乘飞机来到蒙自，第二天召开了校以上军官会议，顾祝同宣布第八军掩护二十六军空运，第八军的军官争着要走，吵嚷说“二十六军是嫡系，难道我们不是？”正在难分难解时，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了蒙自。顾祝同于十五日仓惶乘机逃走，临行前对汤尧说：“好好照顾部队，明天我还回来。”谁知道，第二天飞机场就失守了，汤尧又听说向南走不通，就带着部队向西逃命，沿途老百姓都跑光了，饭也吃不着，脚也走肿了……这位刚刚当了十余天的副总司令就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七)

元江之战中，只有敌一七〇师及教导师一部逃脱了，他们是先我军到达前，从铁索桥逃过红河的。过河后，他们炸毁了桥，忙忙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拚死命的向西逃窜，企图逃往国外。我军所有参战部队在陈赓司令员的“全歼残敌于滇境，不留后患”的指示下，又展开了追击。我中路部队的一部，在师长周学义带领下挥戈西指，于二十八日又开始了强行军，他们越过哀牢山，跨过阿墨江，穿过瘴病区……于二月四日，终于在镇源县南京街、大刘弥地区追上了敌人。敌一七〇师见我人少，组织“奋勇队”向我五连阵地猛扑了二十余次，五连的子弹打光了，连长负了伤，机枪班长周继武就带领战士用石头抗击敌人的进攻，与冲上来的敌人进行白刃格斗，终于守住了阵地。

虽然敌众我寡，但敌是惊弓之鸟，面对我胜利之师，不敢恋战，迅速经接板井向猛统西逃。怎样才能追到这股敌人呢？该部决定以小部队尾追，主力一夜急行军一百八十里，绕到敌人前面去。二月五日，他们果然超越了敌人，控制了镇源县以西的猛统及黄草岭等险要处，当敌来到时，即遭我突然的迎头痛击，被压于乌鸦山的不利地形，数次反扑，均未得逞。六日，“边纵”第四团赶到，对敌形成包围，敌走投无路，遂派人与我接洽，我即派副团长周峰深入虎穴，到敌师部谈判，向敌军官及部属宣传我军胜利形势及我党政策，晓以利害，指明出路，迫敌一七〇师师长孙进贤率部二千四百人向我投降。